

有「虫世界的活字典」 美譽的顏福成

服務台南區農改場已46年半，如今就要退休了！

本刊特約記者 溫秀嬌



顏福成先生曾榮獲第6屆農委會頒發的優秀農業人員獎

時 下許多年輕人喜歡在馬路上飆車，也許那風馳電掣滋味很「酷」，可是沒飆過車的人又很難想像那滋味是怎樣，現年65歲的顏福成依稀體會得到那種想要起飛的感覺，這得源於民國50年代，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現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補助給台南農場的第一部350cc三槍牌大機車分配給他騎，「那時才卅幾歲，雲嘉南地區不像現在這麼多房子和車輛，所以騎車出了門，我就直直飆去囉！」想起那部拉風大機車的他，如今臉上雖已爬上幾條皺紋，但神情中仍難掩那份軒揚。

也許就因為當年他曾分配有快如小汽車般的大機車，再加上一出差就是長達2、3天，所以這位能說一口順溜日語，人前人後被稱為「顏桑」的人，除了對雲嘉南地區農作物病虫害消長情形瞭若指掌，連這個大平原的地形和農民他都混得熟透，在台南農改場裡，後進同事向他請教病虫害問題的人固然很多，對剛報到的人而言，請他指點出

差去農田做試驗時，該如何搭車和換車的人亦不在少數。

顏福成是台南縣仁德鄉人，民國34年畢業於台南農業職業學校，服完兵役後，於民國36年5月進入台南縣農事試驗場（現台南區農業改良場）上班，剛開始他是雇員，爾後靠自己努力和長官賞識，在服務職的46年半中，從雇員升為技術員、技佐、技士、助理研究員，到現在的副研究員，而其亦兼植物保護研究室主持人也有10年歷史了。雖然學歷不顯赫，但走過這段漫長的歲月，卻也累積不少的經驗和豐富的人脈，贏得「虫世界活字典」的美譽。

顏福成剛進農改場服務時，是研究水稻虫害的，9年之後才把工作重點轉放在雜糧虫害防治，扳指數數，他業已在玉米、高粱、甘藷、花生和大豆……等雜糧田穿梭37年了，而最近十年園藝作物興起，還得播一份心力去了解蔬果花等作物虫害，使他成了台南農改場裡最忙碌的人之一。

在農業改良場上班的人都曉得在植物保護研究室裡，助理或助理研究人員習慣被稱呼為「預測員」，他們的工作最主要是負責轄區內農作物病虫害的調查和預測，至於設立「預測員」的由來，因為年代久遠，一般人多不清楚，但對顏福成來說卻是記憶猶新，「因為事情就發生在我手上」他說。

故事可從民國50年談起，那時台南農改場訂有一個叫做「台南區植物保護連繫會報」的辦法，根據這個辦法可在雲嘉南地區聘請22位「速報員」，這些被聘為速報員的人必須在自己家附近的農田設置「預測燈」（一種利用燈光捕誘夜間昆蟲的燈具）和「預測田」（一種播種有農作物但不噴任何農藥的農田）。「速報員」每週必須在星期五時，把從預測燈和預測田中蒐集到有關當地主要農作物發生病虫害的資料，寄到農改場植物保護研究室，那時這項業務是顏福成主辦，他於每週六上午分析這些彙集資料，然後根據當時情形簽請場長發「預報」（請農民『注意』的訊息）或「警報」（請農民『應該要著手防治』的訊息），無論過年或假期從未中斷。

由於這種利用速報員傳遞轄區內農作物病虫害消息，並加上農改場農業人員適時分析，再提供葯劑和防治方法的辦法，符合「適時適葯適法」之經濟防治的原則，因此，民國55年時，農林廳等單位就比照這個模式在全省各農業改良場正式成立預測系統，另聘任49位速報員進各農改場上班，至民國57年，速報員就按技術人員任用條件以技佐職任用。

為了使這些速報員能在進入農改場擔任公職時，執行公務有所依循，農村廳還特別為這些新出爐的公務員多次在省訓團辦了訓練班，顏福成理所當成為訓練班的講師之一，後來也花了半年時間創訂了一本「雜糧作物主要病虫害發生預測調查方法和基準」的手冊，雖然這

本手冊的部分內容如今看起來已有些不合時宜，但在沒有更新更好的替代手冊出版之前，這本冊子仍是預測員們發報和指導農民經濟防治的重要參考資料。

屈指算來，顏福成負責這項工作已31年，他對此事頗有成就感，由於他的努力使農民確實享受到減少損失的利益，在民國64年獲得省政府試驗研究發展獎及民國74年經由中華植物保護學會推薦獲得中華民國農業團體聯合年會優良農業人員獎。這項利益雖很難估算，不過在民國80年經陳榮五場長推薦他參加第6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試驗研究及推廣優秀農業人員獎並得獎的申請書中指出，預估民國72年到78年間，讓農民減少損失2億8千萬元。

目前顏福成手裡還有幾項試驗正在進行，這些試驗偏重在水稻虫害省工防治，他一向很重視水稻的虫害防治，就筆者所知，他以前積極從事水稻褐飛蝨省工安全防治和水稻瘤野螟防治都有「看得見的成績」，從民國72年到78年間，其減少農民損失估計應有6億元左右。

顏福成是位相當有「日本精神」的農業研究人員，他一生只服務於一個農業研究機關，同時並一心專注在雲嘉南地區的植物保護工作。他的敬業樂群精神一覽無遺地顯露在他的工作態度上。農委會植物保護技術諮議會委託農林廳植物保護技術小組執行的一些廠商申請之新進農藥試驗，經常有很多項落在台南農改場，對於這種「委託試驗」的試驗工作，由於成果相較於正式試驗而言，是略無成就感，因此一般年輕人較不熱衷，惟數十年來顏福成默默地接手委託試驗來做，足見他的內心深處有份強烈的使命感。

民國83年元月份顏福成就要退休了，臨行前他特向陳榮五場長報告說：「將來場裡若有日本來的客人，需要我做翻譯時，隨時可以叫我來」自告奮勇唸過日本書的他，自我調侃地說「有點像應召」，不過由此也可知顏福成的日語造詣很受場方器重。另外退休後，他也希望在體力能負荷的範圍內做些日據時代農業文獻資料的翻譯工作，如此再配合他本來就想執筆的「果實蠅」「野鼠」和「二化螟虫」……等報告，他說：「退休後應該不會寂寞啦！」

退休後除了要寫書、翻譯書之外，顏福成說他也想去看看兩個在美國的兒子。說來令人難以置信，他那兩位去美國唸博士並後來定居在那裡的兒子，是前後於民國67年和73年赴美的，這十幾年來他竟不曾去過美國，由此可知他是對試驗工作放不下的人，而且生活亦十分節儉。

由於顏福成和筆者的宿舍只有一板牆壁之隔，因此筆者一家人常去他家的花園賞花，也常接受他和太太種植的一束束百合花，如今他就要退休了，相信日後送的花卉種類和數量會更多吧!?謹此祝福他退休後身體依然健康。

